

江苏省教育厅 2006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从青金石之路 到丝绸之路

——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古代艺术溯源

沈爱凤 著 | 下册



 山东美术出版社

江苏省教育厅 2006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从青金石之路 到丝绸之路

——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古代艺术溯源

沈爱凤 著 | 下册

山东美术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五章	西亚文明对爱琴海—希腊艺术的影响	321
第一节	米诺斯王的克诺索斯迷宫	322
第二节	迈锡尼和特洛伊	325
第三节	希腊卫城建筑形制的起源	331
第四节	阿耳忒弥斯神殿和毛索留斯陵墓	334
第五节	爱琴海—希腊美术中的西亚遗风	338
第六节	关于希腊艺术历史地位的个人意见	343
第十六章	米底亚—古波斯和萨珊的艺术	350
第一节	前伊朗文化和米底亚艺术	350
第二节	波斯波利斯王宫	358
第三节	萨珊波斯的建筑	362
第四节	波斯人的艺术	366
第十七章	亚欧草原游牧民族的艺术	377
第一节	亚欧大草原的史前文化	378
第二节	“斯基泰三要素”	381
第三节	“野兽风格纹样”	389
第四节	古老的草原神兽——双马神	398
第五节	鹰头狮身的怪兽——草原格里芬	404
第六节	草原石人、鹿石和青铜钺	411
第十八章	亚洲的希腊化艺术	425
第一节	希腊化时代或泛希腊主义	425
第二节	希腊—巴克特利亚的城市艺术	432
第三节	安息（帕提亚）的城市艺术	440
第四节	希腊化艺术在中亚的广泛影响	444
第五节	混合主义是希腊化时代的本质	449

第十九章	从印度河文明到大贵霜佛教艺术	456
第一节	印度河哈拉帕文明的艺术造型	456
第二节	吠陀—婆罗门诸神造型小议	459
第三节	佛教美术的起源	461
第四节	犍陀罗佛教艺术	466
第五节	印度若干佛教艺术样式	477
第六节	晚期犍陀罗艺术及其泥塑传统	483
第七节	巴米扬千佛洞	490
第二十章	中央亚细亚的古代艺术	495
第一节	对“阿姆河艺术”界定问题的质疑	496
第二节	花刺子模古代宫廷艺术	498
第三节	粟特地区片治肯特遗址的壁画	505
第四节	泽拉夫尚河流域及周边的遗址	514
第五节	兴都库什山脉以北的佛教遗迹	523
第二十一章	新疆古代绿洲国家若干遗址	536
第一节	神秘的楼兰王国	536
第二节	于阗绿洲的古代遗址	545
第三节	古龟兹国的壁画艺术	558
第四节	吐鲁番地区的文化遗址	584
第二十二章	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	596
第一节	关于丝绸之路	596
第二节	巴泽雷克和诺音—乌拉的丝织品	600
第三节	丝绸质料对于古代造型艺术的视觉价值	606
第四节	西域纹样对中国的影响	613
小结		622
结语		624
附 1	主要参考文献和相关外文网站	631
附 2	主要河流、湖泊与海域古今名称对照表	649
附 3	古代人物译名对照	659
附 4	近现代人名译名对照	670
附 5	外国博物馆译名对照	681
后记		684

第十五章

西亚文明对爱琴海—希腊艺术的影响

众所周知，米诺斯、迈锡尼和爱琴海文明是孕育希腊古典文明和古典艺术的母胎与温床，米诺斯文明与爱琴海之基克拉迪斯文明是迈锡尼文明的前身。可以说，它们为阿该亚人准备好了绝大多数文化基础。

在米诺斯文明的中心克里特岛，分布着许多米诺斯文明的重要遗址。虽然在地理上它现在属于欧洲，但是米诺斯文化却是西亚系统古老文化的延伸。米诺斯的人民来自亚洲和北非，米诺斯文化与西亚整体有着统一的风格，虽然有它自身的海洋文明的特点，并且有自身的文字（线形文字A，至今未被破译）。此外，在爱琴海各个岛屿也存在着古老的基克拉迪斯文明。

在我看来，迈锡尼文明虽然属于第一支希腊人即阿该亚人，但是，截至迈锡尼文明灭亡，他们的文化仍然属于亚洲系统的东方风格，原因在于迈锡尼建筑和艺术，主要还是爱琴文化的东方样式的延续。真正的西方艺术产生于公元前800年以后，其标志是多里亚人、爱奥尼亚人等希腊部族，创造了属于希腊人特有的样式——多里亚、爱奥尼亚、科林斯三种风格的基本柱式，简洁而典雅的希腊神殿建筑样式和以黑纹和红纹为主要形制的希腊彩陶，以及古典写实主义的雕刻和绘画风格。

我们若想了解古典希腊文化的由来，必得去追溯多里亚人占领希腊半岛以前时期的文化，这样我们首先就会找到阿该亚人所创造的迈锡尼文化。包括迈锡尼文化在内的整个爱琴文明及其后的希腊文明，与远古的东方文明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关系。艺术也是这样，要了解迈锡尼—希腊的建筑和艺术的缘起，我们必须将爱琴—希腊文明，与西部亚洲各古老文明及其艺术传统联系起来予以考察。在这个巨大的整体的历史画卷中，我们才能真正去感悟人类艺术创造的动机和原动力的根本来源、人类创造心理的共同基础，以及文化发展的具体脉络。

在西方学术界，也有类似的理论支持上述思想。1993年，英国人奥斯文·穆瑞提出了“东方化时代”的概念，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所谓“东方化时代”的概念，意思是说，在小亚细亚沿岸的早期希腊城邦时期，那里“处在东方思想

的洪流中”^①，从公元前750年到前650年，西亚文明对希腊文化具有极大的影响，这样，在早期希腊文化里，原本就有希腊和东方相汇合的文化^②。而我想，应当更进一步地说，在迈锡尼时代，甚至在更早的克里特文化时代，东方的直接影响早就存在。

我以为，希腊神殿的基本样式——“迈加隆”（Megaron/Μεγάρο）式大厅，起源于亚洲的小亚细亚、亚美尼亚或中东地区，例如前面已经叙述过的耶利哥遗址，距今9000年前就有迈加隆式的厅堂。而另一方面，希腊卫城的圆形城堡的基本样式也来自东方。爱琴陶器艺术和爱琴纹样装饰无不与西亚具有关联。而在吸收的过程中，希腊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西亚文明与爱琴文明之间的交流关系。

此外，我还想借此机会探讨希腊艺术的历史地位，讨论一下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将希腊宗教视为“美的宗教”的观念。我觉得这种观念有误导作用，使人误把希腊人的宗教看成以美为目的，从而把某种近现代人的浪漫憧憬加在古人头上。

评价希腊艺术好像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自文艺复兴以来已经有无数有关的介绍、评价的文献，许多定论性的评判已经深入人心。然而事实上正因如此，对希腊艺术作出客观评价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第一节 米诺斯王的克诺索斯迷宫

在爱琴海最南端，在希腊和非洲大陆之间的地中海中央，横亘着著名的克里特岛。在克诺索斯的尤克塔斯山（Juktas/Γιούκτας）山脚下北边，距中央克里特北岸4公里处，即是神秘的米诺斯王宫。

一个名叫米诺斯·卡罗恺里诺斯的克里特人，因受考古学家海因里希·谢里曼成就的鼓舞，于1878年率先对克诺索斯的迷宫遗址进行了部分发掘，使沉睡了三千多年的神秘迷宫重见天日。

1900年，英国人阿瑟尔·伊文思获得了全面发掘克诺索斯的迷宫遗址的机会。此后，伊文思耗费了毕生的心血与财力，不仅把它挖掘出来，而且部分地修复了王宫。

希罗多德《历史》卷一之171节中提到了米诺斯王，说小亚细亚的开利阿人对米诺斯称臣^③。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说米诺斯创建了最早的海军^④。而在荷马史诗里，米诺斯是伊冬麦纽斯（Idomeneus/Ἰδομενεύς，特洛伊战争的参加者，克里特之王）的祖父。这几位米诺斯分别属于不同的时代。伊文思认

① 阿瑟尔·奥姆斯特德（Arthur T. Olmstead）语，转引自陈恒著《希腊化研究》，32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1月版。

② 陈恒著《希腊化研究》，32-33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1月版。

③（古希腊）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上册），85页，卷一之（171）节。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版。

④（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之第一章，4页。商务印书馆，1960年4月版。

为可能是迈锡尼文化继承了米诺斯这个名号，而米诺斯这个词又有可能是王朝的名称。而在希腊神话里，克里特的迷宫就是米诺斯王豢养凶恶的米诺陶罗斯怪牛的地方。

克诺索斯迷宫希腊语写作 λαβύρινθος (Labyrinthos)，词根源自“双面斧”(λάβρυς/Labrys)^①。希罗多德和斯特拉波用这个词指称古埃及的迷宫建筑，大概是指古埃及中王国时期第十二王朝法老阿美尼姆赫特三世(前1842—前1797)在埃尔哈瓦(el-Hawāra)建立的半藏地下的迷宫。普鲁塔克则用“迷宫”一词指称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宫。

克诺索斯的迷宫占地16000平方米，整体平面约为150乘100米，错综复杂，仿佛有无数的房屋、门户、小走廊与楼梯，与神话传说中所叙述的大致一样，给人扑朔迷离之感。如前所述，克诺索斯王宫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叙利亚王宫建筑。此外，克诺索斯王宫的基本布局还类似沙塔尔—休於，与两河、中东的建筑也有关联。但米诺斯王宫比它们进步的地方，是借助了埃及或赫梯的柱式结构，创造了新的室内结构，是欧洲柱式结构的先驱。

在米诺斯文化中，柱式、双面斧、双面盾和一些鸢首狮身的格里芬，是最为重要的因素。米诺斯的柱式可说是欧洲最古老的柱式，而双面斧、双面盾和一些鸢首狮身的格里芬，则分明是来自亚洲大陆的艺术传承。在墙壁装饰上，除了米诺斯海洋特色的壁画，还有与哈拉夫彩陶类似的花瓣纹样。

克诺索斯迷宫的柱子有方柱、圆柱。圆柱上粗下细，支撑着沉重的石天花板，使人想起埃及的先多利克柱式和西亚建筑，可能埃及、西亚对它起过重要影响。克诺索斯迷宫圆柱有完整的柱头，并冠以厚实的垫块型柱帽，但克诺索斯迷宫的柱子多为木制，出土时被发现已严重烧焦。现在复原后的圆柱被伊文思改为水泥，但它的高度与粗细之比不是很好，使重心显得偏上。而到了古典希腊时期，则改为石制，形状也变为下粗上细，有着非常考究的卷杀线和不同数目的凹槽。



15-1 米诺斯迷宫御座室及墙壁上的格里芬

当然，克诺索斯宫建筑中包含具有欧洲特点的新的创造构思，如他们最早将门与窗的结构联系在一起进行设计，并将上下两层楼层以柱子相互直接支撑，这样，形成了一些新的建筑结构。

在克诺索斯宫内宫之“御座室”的墙壁上是鹰头狮身怪兽格里芬(图15-1)。这个形象无疑带有草原和

^① (苏)兹拉科夫斯卡雅著，陈筠、沈激译《欧洲文化的起源》，82页，注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12月版。



15-2 克诺索斯米诺斯迷宫的双面斧厅的双面盾纹样装饰

东方诸文明的鲜明特征，因为草原各民族皆有崇奉格里芬的习俗，西亚文明也有相似的文化特点，如亚述王宫的门神，形形色色的半狮半鹫神，以及波斯波利斯王宫的双格里芬圆雕柱头等等。它们外形相似，有相似的图腾崇拜的痕迹。在著名的“双面斧大厅”里(Hall of the Double Axes)，精美的柱子上端即为“双面斧”纹样，系青铜兵器，也是重要的崇拜物。它是东方诸族暴风雨之神的象征，也是后来宙斯的

象征，可能由赫梯人那儿传入。不仅“双面斧大厅”有“双面斧”，在壁画、陶器和小型印章的上面都有这个象征权利的米诺斯徽号。在“双面斧大厅”墙壁横梁上，还有三面巨大的8字型“双面盾”(图15-2)^①。此外，米诺斯的墓门、墓道与东方类同，比迈锡尼的要古朴。

在克诺索斯出土的一只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戒指上，镌刻着一个站在神坛上的“女兽主”(图15-3)，这个女神被认为是克洛诺斯之妻瑞娅。她与脚下相对的两只狮子构成一个完整的三角形构图。在一枚椭圆形克里特“女兽主”印章图案上，女神坐在中间，两边狮子的前腿高高地站立在椅子基座上。这种女神加上动物的组合神像，我们在新石器时代的小亚细亚以及后来的叙利亚、腓尼基海岸都一再地看到过，显然就是西亚豹子女神的的变化形式，表明克里特岛的文明与西亚有密切的联系。另外，这种狮子造型与迈锡尼城门上那对著名的狮子极其相似，只是两只狮子中间的神坛不同。迈锡尼狮子门的狮子造型顶上原来是否也有女神就不得而知了，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它与克里特造型的文化联系。类似的与狮子在一起的米诺斯大母神或希腊女神瑞娅还有很多(见前图15-3)。

米诺斯迷宫出土的最著名的小件陶雕就是“持蛇女郎”(图



15-3 米诺斯文化戒指中的瑞娅女神 引自王以欣《寻找迷宫》

^① 王晓朝著《希腊宗教概论》，16页之1-2行所叙有误，作者把墙上的三面“双面盾”错误地当成“双面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

15-4), 其双手持蛇的造型为西亚“人物对兽纹样”的变化形式。此外还有另一种蛇盘绕在女神手臂和身上的造型。克里特还有“男兽主”造型, 仍然是“人物对兽纹样”的各种变化形式。此外还有圣树纹、双面斧出现在表现神圣场景的印章图案上。

从图像学来说, 这些造型是西亚大母神传统和东地中海-西亚斧头崇拜的延续。

除米诺斯的克诺索斯王宫外, 具有代表意义的爱琴文明遗址尚有费斯托斯王宫 (Phaestas/Φαιστός, 前1900-前1450)、哥尔尼亚 (Gournia/Γουρνία, 前1700-前1470)、提拉岛阿克罗提利古城 (前第二千纪初-前1500) 等等。

由于线形文字A尚未被破译, 所以关于米诺斯文化的确切答案尚待时日。



15-4 克里特持蛇女神 高29.5cm
克诺索斯出土 前1600-前1500 赫拉克里翁博物馆

第二节 迈锡尼和特洛伊

阿该亚人的创造以迈锡尼城堡著称, 其中那些圆形建筑、三角形拱券和尖拱, 还有著名的“狮子门”, 是最为显著的特点。前面我们在谈论胡里特-米坦尼、赫梯和亚述文化时, 已经涉及到这些重要建筑样式的起源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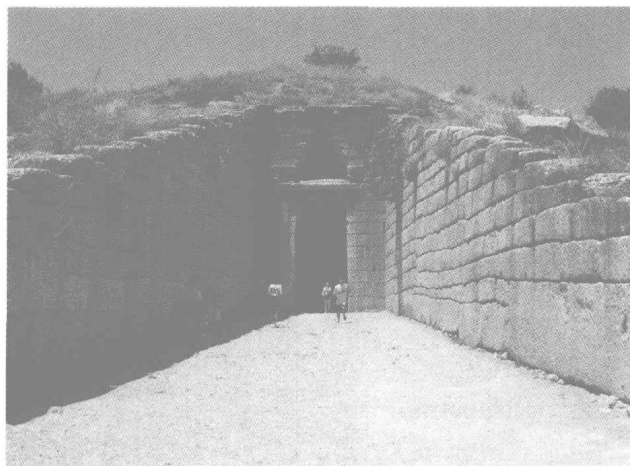
约公元前468年, 阿耳戈斯人 (Argos/Ἄργος) 摧毁了宏大的迈锡尼城堡 (Mycenae/Μυκῆνη, 图15-5), 最终使它衰落成废墟。

由于迈锡尼城堡位于群山环绕的高丘之上, 并以巨石垒成, 故得以遗存至今。鲍桑尼亚斯 (2世纪) 之《希腊道里志》载: “城墙部分仍然残存, 城门也屹立着雄狮。据称城墙为独眼巨人所筑。”又说: “迈锡尼废墟有一处名为帕尔塞亚的泉水, 及阿特柔斯父子所建地下建筑, 他们的珍宝即藏于此。”^① 他还称在城墙内有5座墓, 内有阿特柔斯 (Atreus/Ἄτρεΰς) 与其子阿伽门农之墓 (图15-6)。城外则是阿伽门农之妻克里腾



15-5 迈锡尼遗址

^① (苏) 兹拉科夫斯卡雅著, 陈筠、沈澂译《欧洲文化的起源》, 34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年版。



15-6 迈锡尼阿特柔斯宝库之穹窿墓的入口

涅斯特拉 (Clytemnestra/Κλυταιμνήστρα) 及其奸夫埃癸斯托斯 (Aegisthus/Ἄιγισθος) 之墓。

1879年,在“狮子门”以南偏西500米处,谢里曼发现所谓的“阿伽门农陵寝”圆顶墓,并在“狮子门”以西100米处发现所谓的“克里腾涅斯特拉陵寝”。“阿伽门农陵寝”长廊宽大(36米乘6米),墓门顶梁巨大(120吨,16英尺长,3英尺多厚),墓门形制为三角

门楣,与“狮子门”相类似,中央大穹窿直径为14.5米,高度13.2米,以大石块垒叠32层,墓门5.4米,在墓门上方门横梁之上有叠涩三角形拱券,古典希腊三角门楣的雏形开始出现。这些陵墓因其形如中空的蜂房形状,又被称做蜂房墓(Beehive),或蜂巢式建筑(Tholoi)。根据前文,我们已经知道这种形制的建筑在西亚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经十分普遍,比迈锡尼文明要早了4000年,因此,可以将它们看作是西亚蜂巢式样式的延续。在迈锡尼圆顶墓区A,考古学家们共发现6座圆顶墓,时限约在公元前1600至公元前1300年间。在这些坟墓中,发现有黄金制作的面具、胸甲、护腿,黄金制作的女子额饰、金冠,其他如裹尸金叶片、刀剑、金杯、银杯、金匣、别针、金片衣饰等,号称“阿特柔斯宝藏”(Treasure of Atreus/Ο Θησαυρός του Ἀτρεΰ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几乎每一本介绍迈锡尼的书都要引用的所谓《阿伽门农金面具》(前16世纪,雅典国立考古博物馆)。荷马史诗称迈锡尼为“多金的”与“建造完好的”,至此得以确证。不过谢里曼并未找到真正的阿特柔斯的宝藏,那些据称是阿伽门农等人的陵寝,比特洛伊战争的年代要早许多年。至1954年,又在第二墓区挖掘出56座坑墓,时限约在公元前1650年至公元前1550年间。

在陈洛加编写的教材里,把阿特柔斯和巨人库克洛佩斯混同,显然是把独眼巨人传说和阿特柔斯混为了一谈^①。

此外,迈锡尼文化具有代表性的遗址尚有梯林斯城堡。这座城堡在迈锡尼以南15公里处,距海1.5公里,时限约与迈锡尼同期。近代历史上早期的旅行家如爱德华·多德韦尔就在书里描述过它。1884年,海因里希·谢里曼和他的助手威廉·道普菲尔德挖出了梯林斯国王的巨大宫殿。梯林斯城堡素有“坚城”之称,它最具特色的是拱道部分,是以巨石垒叠而成的倒V形略带弧度的尖拱顶走廊。

在美塞尼亚西南的那瓦里诺海湾(Ναυαρίνου)以北,有陡峭的埃帕诺·伊格里亚诺海岸高地(Epano Englianos/Επάνω Εγκλιανού)。1939年,美

^① 陈洛加编著《外国美术史纲要》,23页,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版。

国人卡尔·布列根和雅典人库诺尼奥提斯在这里发现了规模巨大的古代建筑遗址，卡尔·布列根认为它是“多沙的”派罗斯 (Pylos/ Πύλος)，就是荷马史诗上提到的派罗斯之王涅斯托尔 (Nestor/ Νέστωρ) 的宫殿，时代约在迈锡尼文化的末期 (前1400)。现代的派罗斯与古代的派罗斯整整隔了一个海湾还多。

在《伊利亚特》里，涅斯托尔是一个饶舌的英雄老国王，与俄底修斯一起说服阿基琉斯加入联军，共同奔赴特洛伊战场；在《奥德赛》里，这位老国王又接待了忒勒马科斯 (Telemachus/ Τηλέμαχος)，后者是俄底修斯和佩涅罗佩 (Penelope/ Πηνελόπεια) 之子，当时正外出寻找失散多年、浪迹天涯的父亲。史诗里描写了当俄底修斯出征之后，许多人来到俄底修斯的故乡向佩涅罗佩求婚。多年的求婚骚扰，几乎耗尽了他们家全部财富。后来俄底修斯经过千难万险终于重返故乡，父子一起设计杀死了全部求婚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1952年开始，在派罗斯的遗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现有卫城和巨大的中心宫殿建筑群及圆顶墓。每一地层的房间至少46个，包括前庭、主大厅、偏大厅、储藏室，还有国王的宝座、圣灶、彩色地板、卫生间、浴缸、酒窖、工匠住所，以及象牙碎片、黄金念珠、宝石、彩陶和青铜箭头等。1959年发现了早期城墙、塔楼与城门。它的城墙是环形的，布局类似迈锡尼时代的圆形城市和小亚细亚、赫梯的城市。

另外，我们在荷马史诗里能够读到一些细节，它们较详细地描写了阿该亚人的房屋和日常用品、武器，包括英雄们使用的金杯。这些都在考古发掘中基本上得到了证实。比如1957年发现了一只金制双耳酒杯 (kantharos/ κάλυθαρος，图15-7)，为迄今所发现的最大双耳金杯，号称涅斯托尔的金杯^①。在其他地方也发现了类似的金杯。在《伊利亚特》中，荷马特地描写了老英雄涅斯托尔的金杯：“接着，他把一只做工精致的杯盏放在篮边，此杯系老人从家里带来，用金钉铆连，有四个把手，每一个上面停栖着两只啄食的金鸽，垫着双层的底座。”^②

圆形建筑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也都出现过，而且还有些不同于通常形状的建筑。人类对圆形的防御性、美等价值的评估有一定的共识。

谈到阿该亚人，就必然使人联想到发生特洛伊战争的地方。对于特洛伊和与之相似的城堡，我们尤其要注意那些设防城墙的格局和城镇的环形或圆形布局，因为类似于雅典卫城的布局就是这些设防城堡的发展。



15-7 涅斯托尔的金杯 迈锡尼第4号墓出土 高14cm 前16世纪 雅典国立考古博物馆

^① 详见 (美) 保罗·麦克金德里克著，晏绍祥译《会说话的希腊石头》，71-7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

^② (古希腊) 荷马著，陈中梅译《伊利亚特》第11卷，第628-636行，263页，花城出版社，1994年8月版。

今天，人们知道，土耳其西海岸有一个叫希沙立克（Hissarlik）的高地，就是古代特洛伊（Troy/Troia/ Τρώη / Τροίη）所在地，古代希腊人也称之为伊里翁（Ilion/Ilium/'Ι λ ι ο ν / 'Ι λ ι ο ς），在希腊化时代则被叫作新伊里翁城（New Ilium）。

1786年，法国人让·巴蒂斯特·勒·舍瓦里在土耳其小门德雷斯河一带旅行，在一个叫布纳尔巴希（Bunarbashi, Pinarbaşı）的高地上发现两处泉水，遂认为该高地就是特洛伊。该观点有较大影响，但有些学者不同意这个说法。首先正确认出特洛伊遗址所在地的人，并非大名鼎鼎的海因里希·谢里曼。关于这一点，绝大多数人发生了误解。其实早在1865年，英国古生物学家弗兰克·卡尔沃特对希沙立克丘就进行了挖掘，识别出就是古代的特洛伊遗址，只是他收获不大，不能充分证实其发现。另外，苏格兰人查尔斯·麦克莱仑和德国人埃肯·勃莱切尔也发现希沙立克丘就是特洛伊遗址。

谢里曼也认为，布纳尔巴希四周的景色与《伊利亚特》所描写的特洛伊不相符合。经过对希沙立克丘的考察，他相信弗兰克·卡尔沃特的观点，决定进行发掘。由于准备充分，发掘规模大，而且他的运气非常好，一开始就有所收获。

1870年4月，他率领150人的发掘队进行了深达15米的试探性发掘。谢里曼正确地断定希沙立克丘所在地就是普里阿摩斯的王宫。当时他辨认出4个彼此衔接的青铜时代的城市，其中有一座城市有大火焚烧过的痕迹。他认为这座城市就是荷马史诗中阿该亚人围攻的那座特洛伊，但是他把荷马的特洛伊地层搞错了。另外，谢里曼作为早期考古家，其考古动机更主要的是探险和寻求宝藏的热情，所以，他的挖掘对遗址造成很大破坏。

1878年到1879年间和1882年，谢里曼带着助手威廉·道普菲尔德重返特洛伊，再次进行发掘调查。威廉·道普菲尔德是位真正意义上的训练有素的职业考古学家，他大致弄清了位于特洛伊不同地层的7个城市，分属公元前3000年到前2000年之间。道普菲尔德确定了特洛伊地层文化分期的基本结构。

从特洛伊I层和特洛伊II层两张复原平面图来看，特洛伊城堡也是一个圆城。东南向城门的围墙结构建得越来越趋向复杂，城墙也很厚实坚固，城门的通道和附属建筑具有典型的防御功能。在特洛伊I层原来有两个大厅结构，到后来特洛伊II层则保留了其中的一个大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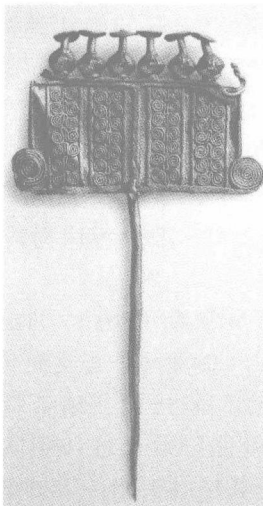
1873年5月，谢里曼发现著名的“普里阿摩斯宝藏”（Treasure of Priam/ Ο Θησαυρός του Πριάμος）。当时他设法将这批金器从土耳其偷运到了希腊，这引起了土耳其政府的强烈不满。在1889到1890年，谢里曼在特洛伊文化VI地层还发现了迈锡尼时代的陶器。所谓“普里阿摩斯宝藏”，有人怀疑系其做了手脚，即把历次在不同地层所得黄金器物加在一起，以获得新闻轰动效应。后来的研究表明，“普里阿摩斯宝藏”其实比特洛伊战争要早1000年，大概在公元前2200年。

“普里阿摩斯宝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沦为苏联军队战利品，直到苏联解体后才公布于世。二战末期，由于空袭摧毁了博物馆，谢里曼的特洛伊陶器竟落入德国市镇一些无知居民的手里，或损毁，或散失殆尽，十分令人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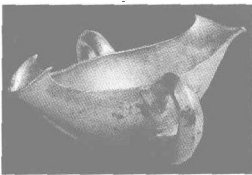
2003年8月，我在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看到了这批无价之宝，4000年前特洛伊的黄金和青金石而今仍然熠熠生辉。其中有许多精美的造型，如一些无耳的金杯（图15-8），一只造型奇特的双耳船形调料金盏（图15-9），精致的银壶和小嘴球形金水壶，大量的六环金耳饰和各种项圈，一只矩形头的黄金别针上饰有6只微型器皿造型（图15-10），纯金条和大量水晶石等，还有用各种形状的精致金珠和红色垂件连成的串珠（图15-11），以及一批精致的青金石装饰斧。最著名的就是精美的王冠首饰（图15-12），谢里曼的希腊妻子就是戴着这些首饰拍摄了那张著名的照片。其他还有特洛伊的大量陶器，可惜这些陶器在二战中几乎全部被毁。



15-8 特洛伊无耳黄金杯
前2500—前2200 1945年前
藏于柏林 现藏莫斯科普希
金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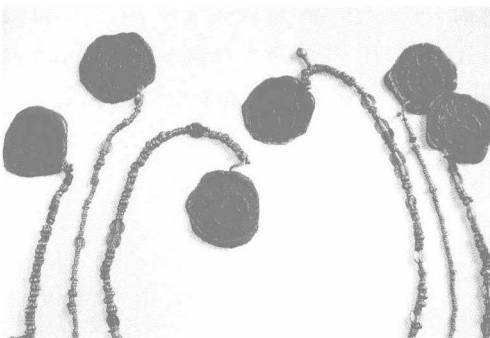
15-10 矩形头带六只微型器
皿装饰的黄金别针 特洛伊
出土 前2500—前2200 1945
年前藏于柏林 现藏莫斯科
普希金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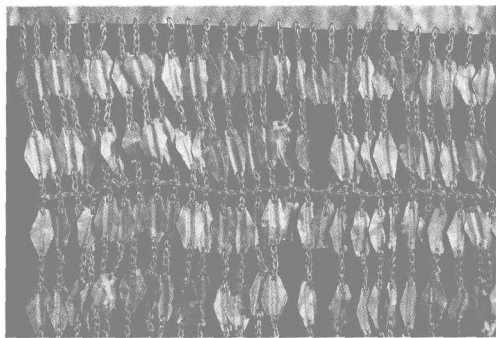
15-9 特洛伊的双耳船型
金盏 前2000 莫斯科普
希金博物馆

考古学家将特洛伊的陶器与安纳托利亚和希腊大陆的陶器加以比较，包括鸟嘴壶、无耳杯、单耳杯、高脚杯、双耳直桶杯、敞口双耳壶等等，发现三者具有大致相似的器型，特洛伊的造型正好介于两者之间，从而显示了从小亚细亚到古希腊的文化联系。如果我们将叙利亚和克里特的器型也加入进来考虑，这种文化上的联系将会显得更为清晰。

在特洛伊以南60英里的莱斯波斯岛（Lesbos/Λέσβος）米蒂利尼城（Mytilene/Μυτιλήνη）西北的特尔米古城（Thermi/Θερμή，前2600—前2400），是另一处与特洛伊同期的代表性文化遗址。19世纪末，威尼弗里德·兰



15-11 特洛伊出土的饰件 前2500—前2200 1945
年前藏于柏林 现藏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



15-12 特洛伊出土的黄金王冠头饰垂件局部 前
2500—前2200 1945年前藏于柏林 现藏莫斯科普
希金博物馆

博小姐率领英国考古队在这里进行了发掘。特尔米古城的环形城墙是三重的，这种形制的城堡与卫城建筑有所关联。这里的居民是渔民，所以有骨制鱼钩、赤陶网坠、贝壳、牡蛎、墨鱼等被发现。1956年在这里出土的一些宝藏可以与“普里阿摩斯宝藏”相媲美，如饰有动物的细工金针、金耳环、纽扣、项链、项圈、陶器。据考证这些东西的制作技术来自安纳托利亚。

特尔米古城的陶器被倒塌的城墙压成了碎片，表明是突然被暴力所摧毁，时间大约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可以认为就是第一批入侵希腊的阿该亚人所为。这在荷马史诗里得到了反映。《伊利亚特》开篇不久，荷马便提到阿伽门农强占了阿基琉斯的女伴、莱斯波斯岛的女俘、美丽的布里塞伊丝（Briseis/ Βρισηις），为此希腊大军的两位主帅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后来在神的迁怒和他人的劝阻下，出于战争的需要，阿伽门农表示情愿拿出丰厚的偿礼弥补过失。在这部史诗中，诗人通过阿伽门农之口赞颂了特尔米美丽的姑娘：“……我要给他七名莱斯波斯女子，姿色倾城，女工精熟——阿基琉斯，是的，阿基琉斯攻破坚固的莱斯波斯城后，我为自己挑定的战礼。”^①由此可以推断，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在特洛伊战争时期，特尔米城堡最终可能毁于希腊人之手。但有关是否真正发生大规模特洛伊战争，今天仍然存在争议。大多数学者认为，在青铜时代，这里曾经发生过一些军事冲突。

众所周知，在神话里，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 Πάρις）诱拐了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Menelaus/ Μελέλαος）的妻子、美女海伦（Helena/ Ἑλένας），引发了战争。墨涅拉俄斯使其哥哥阿伽门农出面召集希腊各邦军队进行远征。对于我们今人来说，很难设想一个美女就能导致长达10年的战争，但在古代确实很难说。也可能只是一连串小规模战事被口头相传，神话内容也逐渐穿插其中，经过后世的文学加工和艺术夸张，形成了伟大的史诗。

根据张强《特洛伊战争的年代》^②一文提供的资料，有关特洛伊战争的年代自古就有10种不同说法：希罗多德认为在他之前八百年，约公元前1250年，根据北非昔莱尼的埃拉托斯特奈斯（约前275—前194）的说法在前1184年，其他的说法还有前1346年、前1234年、前1209年、前1172年、前1135年、前1129年、前1127年等，其中以埃拉托斯特奈斯的影响最大，但考古发掘并不支持他的年代值。张强《特洛伊战争的年代》一文还提供了一些赫梯文关于阿该亚人的记载，提到希腊人曾经在公元前13世纪中叶，对安纳托利亚某个与赫梯有关的联盟进行过远征。这个远征成为希腊口头传说的一部分，并经荷马留传给后代。据此，希罗多德的说法更接近事实。这些争议至今没有结论。

有关特洛伊的书籍和文章很多，这里也就不再多说了。

^① 陈中梅译《伊利亚特》卷九，195页，另见卷一，P8-14等处。花城出版社，1994年8月版。

^② 张强撰文《特洛伊战争的年代》，载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编著《世界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168-172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9月版。

第三节 希腊卫城建筑形制的起源

凡是到希腊首都雅典去旅游览胜,都必定要去参观雅典卫城著名的巴底农神殿(Parthenon/ Παρθενών,意为贞女的圣所,前448—前432重建)。许多人一定对古希腊神殿形制和雅典卫城的原型与文化来源问题感兴趣,本节以若干非常古老的遗迹为依据来讨论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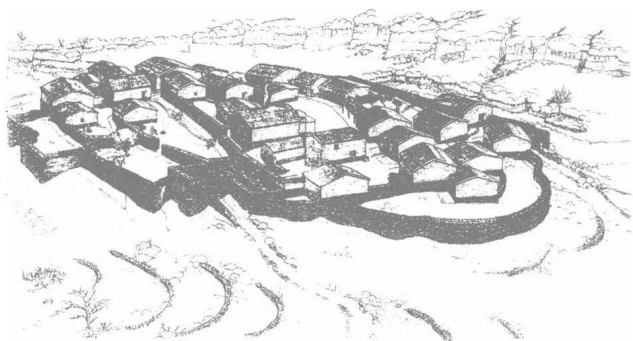
卫城一词在希腊语里写作ἀκρό-πολις(Acropolis/Akropolis),字面意思是塔楼、高城或最高地点,指设防的居民点,以与不设防居民点区分开来。ἀκρό是构词前缀,具有高、顶端或山顶等意思。后来从ἀκρό-πολις衍生出πολις(polis)一词,即“城邦”。在荷马史诗里,城邦指一种血缘集团,主要用来指某人的家乡,强调的是某个地方或某个城堡。πολις这个词也作为后缀经常被加到某个地名后面,以指称该地卫城。后来希腊纪元(前776)之后,这个词才有了作为特殊的国家实体的政治意义。这里我们着重研究作为设防的居民点的卫城的来源。

要探讨希腊卫城的起源,就要追溯到很古老的新石器时代,在早期的卫城样式和布局中寻求原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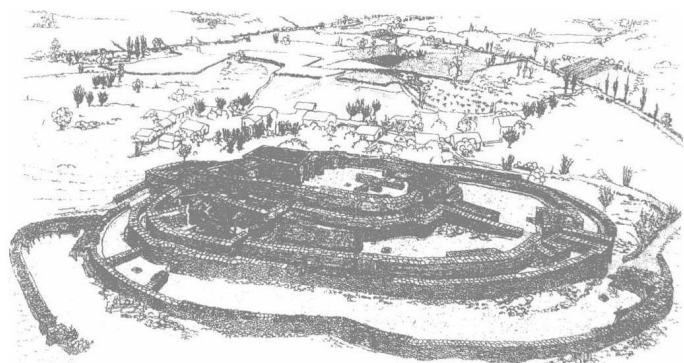
在迈锡尼“阿伽门农王宫”、特洛伊“普里阿摩斯王宫”等多处遗址,都发现有迈加隆式的大厅,学界一般认为这些迈加隆形制的长方形建筑,正是古希腊神殿形制的原型。但更深入的研究表明,希腊神殿原型还要追溯到更为遥远的时期,在远古时代,希腊大陆就有许多早期卫城的遗迹。考古学家们的研究显示,古希腊神殿形制和卫城的起源可能与安纳托利亚或者多瑙河流域的史前文化都有关系,但到底如何现在尚无定论。

克里斯特斯·冲塔斯在帖萨里亚的新石器遗址塞斯克陆(Seskliou/ Σεσκλιο,前3000,图15-13)的发掘,具有重要意义。塞斯克陆有厚达10英尺的文化堆积层,与陶器一起出土的有花岗岩、碧石、翡翠等材料制成的石制武器。塞斯克陆卫城位于两条河之间的险峻山谷中,海拔650英尺。卫城西南发现有新石器时代城墙遗迹,城墙差不多呈不规则圆形,有些地方呈矩形。围墙内按功能结构还有若干大小和平面形状不同的横向或纵向分割,具有一定的防御作用。城中最大的房子有门廊、内室、柱坑、火塘、烤炉等,屋顶为芦苇加上干泥块所建,说明屋顶是倾斜的。

在塞斯克陆以东爱琴海边的沃洛斯市(Volos/ Βόλος),有一个叫迪米里村的史前卫城(Diminiou/ Διμήνι,前2650,图15-14),具有重要意



15-13 塞斯克陆卫城复原图 引自保罗·麦克金德里克著、晏绍祥译《会说话的希腊石头》



15-14 迪米里的卫城复原图 引自保罗·麦克金德里克著、晏绍祥译
《会说话的希腊石头》

义，它的形制和卫城性质要更为明确。这座新石器时代的村落的圆形防御建筑筑于小丘之上，城堡长宽都差不多有100米。外围有多重层次的椭圆形城墙，由内而外共有6道石砌围墙，一般高约2米，厚度为0.8米。各个围墙之间还有横向的墙头阻隔，最里面的一道围墙垣结构最为厚实坚固，明显地具

有防御功能。它的中央是一个庭院，有一座典型的长方形迈加隆大厅。大厅长11米，厅内宽6米，门廊有两根圆柱，大厅内有方柱和炉灶。正对长方形大厅中轴线筑有一系列城门。它的另一个特征是两房共用一墙。在建筑技术上，迪米里史前卫城更为高超，房屋形制具有后来希腊神庙的特征，城墙布局的防御性更为合理。学者们认为，迪米里的史前城堡无疑是迈锡尼文化的迈加隆厅房的前驱。克里斯特斯·冲塔斯认为，这类设计是伯里克利斯修建的雅典卫城山门的史前原型，这一点我们在前一小节谈到特尔米古城时已有所涉及。特尔米古城的环形城墙是三重的。在其他地方或岛上皆有一些卫城。

但是，这样的样式在东方的土地上也早已存在。

古老的沙塔尔-休拉就是一个设防的村镇。在东方小亚细亚半岛和叙利亚，赫梯帝国的城市多数也是圆形或呈圆形的，赫梯的城市也多是设防的城市。再往东更远的两河流域，早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苏美尔就有许多围绕神庙而建立的圆形城邑，也有类似卫城的神庙建筑。迦南人所建埃勃拉古城的卫城也是圆形的，其早期历史也可追溯到距今近五千年。关于赫梯或更早时期的苏美尔圆形城邑，我们前面已经有所叙述。

这种样式在巴尔干北部和中欧也有遗存。

像迪米里史前卫城这样的多重城墙，也在黑塞哥维那（Herzegovina，在波黑南部）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在罗马尼亚西北部）有所发现，而在多瑙河流域也见有长方形大厅。在希腊神话传说中，有关于阿尔戈诸英雄（Argonauts/ Αργοναύτες）的故事。“阿尔戈”（Arges/ Ἄργώ）是一艘船的名字，相传伊阿宋（Jason/ Ιάσων）率领着希腊英雄们乘坐着它去寻找金羊毛。希腊早期的建筑可能与他们有关，因为据冲塔斯说，阿尔戈诸英雄在文献上被称为明尼亚人（旧译弥倪埃，Minyae即Minyans/ Μίνυαι），意为弥倪阿斯（Minyas/ Μίνυας）的后代，而弥倪阿斯为海神波塞冬之子。冲塔斯认为他们的祖先很可能是来自小亚细亚的入侵者，正是他们赶走了塞斯克陆、迪米里的原有居民。这些原有居民向南方逃亡，教会了他们南方的邻居建造城墙、长方形大

厅、柱廊、炉灶等^①。

怎么来看待起源问题呢？

我想，从对安纳托利亚南部的沙塔尔—休於城堡和爱琴海基克拉迪斯诸岛屿文化遗存的发掘来看，似乎这种布局和长方形房屋来自安纳托利亚。那里的这类文化遗存更为古老。而且，安纳托利亚以东的伊朗高原北部的米底亚人在米坦尼—赫梯的影响下，也有柱廊一类的建筑，所以古希腊神殿形制和雅典卫城起源尚有疑问。我想应当把中欧的这类史前文化看作是西亚或爱琴海文化的扩展，因为后来先后入侵的阿该亚人、多里亚人等欧洲民族，在文化上显然要落后很多。历史上，“野蛮民族”征服“文明民族”的事是经常性的，而每一次劫难的初期都伴随着巨大的破坏。然后入侵者在逐渐接受新文化后再对其重新恢复和发展，例如后来哥特人对罗马的洗劫，匈奴人对西欧的打击，蒙古人对俄罗斯、西亚的征服。所以没有理由将技术较先进的东西归入技术较落后的文化圈。因此，安纳托利亚的影响应当要大于巴尔干和中欧。而两河流域的圆形城邑遗迹则确切地表明，那里的圆形城市即便不是最早的，也是非常早的，要比迈锡尼文明早1500年以上，如前文提到的海法吉和欧贝德的高台神庙圆形卫城。中东地中海沿岸古以色列的梅吉多（遗址最早地层为前3000，今以色列的Tell al-Mutasallim）等一些古老城镇也是椭圆形平面。而米坦尼—赫梯的圆形城邑也要早于迈锡尼文明好几百年。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圆形卫城与中亚北部的草原文化有关，具体来说是指哈萨克斯坦西北部的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阿尔凯姆文化（见第十七章）。林梅村说，那里“用土坯构筑城墙和居址，流行圆形城垣。这种圆城在安纳托里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外高加索亦均有发现，而辛塔什塔的葬俗、铜器和陶器和上述城址及遗物也有相似之处，或说明它们之间有渊源关系。”^②他还说这些圆形城垣与塔里木盆地建筑可能有关联。

关于这个问题，我请教过张朋川先生。他说，这个问题涉及到草原游牧民族和定居的农牧民族，也即是农牧文明在前、还是游牧文明在前的问题。人们通过多年的争论，大致认为，农牧文明在前，原因之一在于游牧民族驯养马匹花费了很长的时间，而且，他们必须跟随畜群迁徙草场，这需要一定的物质积累和人口规模。从整个亚欧草原的考古情况来看，原先出现的是散落于各地的许多零星的小块农牧文明，后来才形成了具备规模的能够进行大规模迁徙的游牧民族。那么，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阿尔凯姆文化具体的情况如何呢？我就不得而知了，也就无从评价。

就我所看到的资料，尽管希腊卫城模式完整的实例首先出现在希腊半岛，但那时的半岛居民来自小亚细亚，他们把东方城堡的基本模式带到了希腊半岛。他们本身并不是希腊种族，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其模式源于东方，但在半岛获

^① 见（美）保罗·麦克金德里克著，晏绍祥译《会说话的希腊石头》，4页、21—24页、35页等处，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版。

^② 林梅村《吐火罗人的起源和迁徙》，2002年第三、四期《新疆文物》杂志。另参见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亚文明史》第一卷第十四章“青铜时代文明的衰落与部落迁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科教文组织，2002年1月版。